可能」的充分條件。拿鹿橋的「未央歌」跟「人子」來說，這種「可能」是不够充分的。一個負責任的書評家，切不可把這種隆重的讚語輕易地，像哄孩子那樣的說着玩。（邊疆）

相思便是春常在

讀「槐園夢憶」，梁實秋著

民國六十四年二月出版，遠東圖書公司

雖然「槐園夢憶」祇不過是薄薄一百零三頁的小書，但是它所傳達給我們的消息，則不僅是來自其文字的浮面，也不盡然是梁實秋先生的喪偶之痛，而是更深一層的，讓我們體諒到一份純樸並且結實的愛。

在雷馬克的「凱旋門」中，一個酒店的司閣者這樣說道：「據我看來，祇有那些古老的希臘人纔有喝酒的神祇，和生活的享樂：貝祖師和戴奧尼塞斯。可是現在啊，我們就祇有佛洛伊德，那低劣的變態心理和精神的分析。」多令人遺憾的一個時代！自從人類被機器奴役了以後，不只是我們遺失了生活，同時也失去了賴以生活的人底原情。陳世驤先生說中國的文學係以「抒情」爲傳統，然而放眼看去，我們竟然不知道到底還有多少抒情的成分餘留在我們的文學裏。

梁實秋先生在寫作這本回憶錄之先，我想他倒是沒有其他什麼別的目的，祇是讓人讀了之後，心裏頭有種重新拾回了什麼的落實感覺。如今的人寫情，少有寫得這樣刻骨的，尤其當讀到他們夫婦於兒女長成之後，兩人還是如此把握着每一個時刻，努力地相互生活着，斷守着，似乎在所有訴諸文字的文學型式當中，挺少有這般令人挑動心弦的。

如果說文學必需負有什麼使命的話，我想這也就足够了，倒也不必如佛學中小乘大乘的分成自渡與渡人那般，祇要一個作家本身能够將自己作誠摯的表現，自然能够影響到他人，令人接受的。

所以，當今有一批作家與批評家大力主張文學應該投身於社會改革之中，我倒覺得是一件極其可悲的事，至少梁實秋先生在「槐園夢憶」之中，已無意中做露了一個甜美的愛情生活，是那樣深，那樣誠，那麼容易的就擊入了人心，也許人的理性生活是比較苦難的吧？

也所以，在王文興的「家變」與這本「槐園夢憶」之間，我寧願選取後者。（林同森）

玻璃與鑽石

「吊在天花板上的壁虎」，忻易著
皇冠出版社，出版年月不詳

翻開這本書的目錄，首先就被那些又長又怪的名字吸引住。「美枝仔——妳有錢麼？」，「阿狗，你的客人來啦」，「嘩啦嘩啦的海潮音」，當然還有「吊在天花板上的壁虎」。這些與衆不同的題目，多少可以表示出作者想獨創一格的用心。等到讀完全書，更不得不讚歎作者多變的才華。

在這本包含二十三篇的小說集子裏，忻易嘗試了武俠小說的文體，也曾把幾個詩段插入正文裏去。粗體字，時空的交錯，意識流等手法當然都用上了。他寫年輕大學生出國、戀愛、喝酒、逃課、寫作、打彈子、談藝術的生活，也寫窮困的新婚夫妻，貪玩的鄉下小孩，殘廢的白痴。兩篇以泰耶魯族作背景的故事特別感人——「獵」以簡潔流暢的文字寫出追捕野猪的經過，結尾時主角舉箭欲射而未射的轉折，令讀者心悸。在「酒的故事」中，主角雖然「不願意看到馬猴叫人敲碎腦袋的模樣」而隱瞞馬猴偷酒的事情，但是「阿爸」的巴掌打在屁股上實在太痛了，只好放棄替馬猴揹黑鍋的努力而招供出來。讀到這裏不免令人緊張，等到「阿爸」一箭射去，沒中馬猴却射破酒罈之時，一定有人要如釋重負地莞爾一笑，也慶幸作者終究沒有背棄自己「好生」的原則了。

這本書也有它的缺點。像「棺」、「星光」、「嘩啦嘩啦的海潮音」、「沙灘上的貝殼」等，就是講輕飄飄的愛情，有時在一大堆可愛的廢話之外，還要加上與氣氛絕對格格不入的說教。這些慘綠少年的虛無浪漫失落夢幻，實在多少減輕本書的份量。作爲書名的那篇「吊在天花板上的壁虎」也好不到那兒去，文中的大學生像是一隻被「泛性觀」套住的壁虎，想吃「蚊蚋」偏吃不到而急得團團轉。讀者被帶入煩惱的漩渦裏，感到那份「無事忙」的焦灼，却失掉讀小說的樂趣。

有一點忻易足以自豪。那就是讀者縱使發現那一